

关于《中国孩子》

About ‘Chinese Children’

石富 Shi Fu



中国孩子 雕塑 石富

社会现状

现在，关于弱势群体的报道常常会受到人们广泛地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农民工版《春天里》的走红唱哭了众多“80后”、“90后”网友……这些弱势群体时时徘徊在社会脆弱边缘，发出他们微弱地呐喊。他们大多没有足够的力量、地位、声望来获得生活资源，等待他们的，只有无穷的压力和生活的疲惫。

比如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父母在他们很早时就离家外出打工，常年不能回家，他们在稚嫩的孩童时期，就脱离了父母的悉心呵护，加上农村的学习条件限制，他们在重要的成长阶段就得不到正确地引导，这些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于是辍学、打架、犯罪的事屡见不鲜……

我通过对杨继绳先生《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粗略的阅读，加上自己的亲身体会，渐渐的深入到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弱势群体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除了政府扶持，似乎没有太多别的办法。然而，关注与帮助弱势群体，并非只是政府的责任，所有有爱心的人，都应该为保障弱势群体不被社会边缘化贡献一份力量。

《中国孩子》创作实践 创作过程

《中国孩子》创作，与德国艺术家博伊斯的《给卡塞尔的七千棵橡树》、中国艺术家李占洋的《收租院》，以及梁硕的《城市农民》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前者是行为艺术，用自己的行为来表达观念。后面两位艺术家则是用写实叙述的方式记录中国现状，从而表达自己的观念。然而几位艺术家相同之处在于：关注社会，提出疑问，用艺术创作来表达自己的观念，然后引起社会的反思，让上层社会关注社会问题，了解社会各个阶层的诉求，从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确保各个阶层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

2012年1月9日至2月4日期间，共二十六天，我回到家乡，湖南永州蓝山县，走村串巷，召集以前的朋友，拜访老师、当地有名望的人和一些爱心人士及单位。在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获得了不少珍贵的资料。这与许多在电视，网络里看到的关于爱心助学、贫困孩子的信息是存在许多差异的。不一样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人文气息、民族风情以及受教育程度，直接导致的贫困差别和贫困者心理感受是有差别的。

考察结束后，我于2012年2月15日回到了学校。面对这种真情的召唤，我能做的，仅有将自己的感动用雕塑的形式记录下来，进行《中国孩子》雕塑的创作。或许这就是艺术源于生活的体现，艺术家之根是立于社会中的，我要竭尽所能用自己的雕塑，让这艺术之根发芽结果。

我在整理完蓝山县部分贫困孩子家庭背景、生活环境、学习状况调查后，结合自己的亲身感受，便开始了《中国孩子》雕塑创作部分。

安排工作分两方面；一部分是具体到雕塑本身的准备工作，如：作品前期准备（实施硬件，软件，素材收集调研等）；作品构思（雕塑作品对象选择，艺术形象定位等）；作品后期完善。另一部分则是对作品后期进入社会传播方面所进行的准备工作，如：社会推广准备；社会各界资源整合分配；长期发展的后续准备方案制定；

基于以上的工作安排，问题和困难也随之而出。首先是组建团队，凭我一人之力是不可能实现这个项目的，而建团队没有资金，必须以自己真诚的行动和创新的观念来打动周围的人们；其二就是应对社会推广工作；其三，吸纳社会各界资源，确保可持续发展；然而最重要的一部分，还是作品本身。

创作方法

创作之初我便明确雕塑作品的定位是具象与意象结合的表现方式，力求通过具象与意象的表现手法表现出当代中国孩子的生存状态。

我反复思忖孩子们形体、动作、服装和发型等特点，力图以速塑的形式组构生动鲜活的中国孩子，表现其性格、神情、身份、地位等特征。再考虑到地域、文化、时代所构成的典型性，塑造有个性有特点的孩子形象。以上是我要考虑的所有的人物的个性特点。

然而在创作时更多照顾到的是作品整体的气场，为凸显作品的整体性，雕塑最后的呈现是列置在一百五十公分高的底座上。目的就是不以数量多少束缚雕塑的可延续性，让整个作品呈现一种最饱满、有张力的状态。作品应带给人一种生长的趋势，而不是一种满后欲缺的悲情。

对话

Dialogue

谢莉斯 Xie Lisi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而在当下，眼睛却成为心灵的替代物。我们整天被各种各样的视觉刺激包围着，连我们的味觉、嗅觉、触觉、听觉、感情、思想、好奇心和性欲，也越来越视觉化乃至被视觉替代了。无形中“屏幕”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与日常认知最主要的“窗口”，包括电视、电脑、网络以及手机等屏幕。而“屏幕”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和社会约定俗成的思想观念的产物，它们会左右我们分析、判断乃至观察问题的方式。而究其根源，一个社会的思想传播工具以及方式将决定其受众，同时产生相应的社会文化，这些将体现一个时代人的总体特征。

在我2009年的作品《无形的世界》中体现了受众被动接受的状态，摄影机投射出的是无形虚空的世界，而并不是我们看到的图像与视觉本身；奄奄一息的火光、置于隐蔽之处带有质疑与反思。之后作品中我试图把自我内在心理、情感、思考以及内在的机制用视觉形象尽可能的表现出来，从绘画对新型电子媒体的角度给予挖掘思考，用一种近乎“布面装置”的形式与观众在空间中面对面的交流。用传统的绘画对现代社会中的电视、电子摄像等图像进行并置展现，把电源和电器，甚至科学上的线路的元素、自然与空间中的人引接到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人生活在电的控制系统中，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甚至在我们看不见的另一个人造世界的控制系统之中，虽然看不见触摸不到，但是，你能感受得到。画面用错乱空间视点的方式，为我们观看世界提供多视点，多元的观察方式：瞥视、偷窥、直视、反观……

有一系列作品用多个荧幕图像类似蒙太奇组接并置，且图像间又没有具体的表面逻辑关系，而每个图像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共性关系，并置产生第三种意义，即向我们叙述着现时性中被习惯性事物背后的隐藏。《一次盲目的集体施暴》，四个荧幕图像的类似蒙太奇组接并置，被压缩的前景浅空间使荧幕平行且紧贴绘画表面。（一个人两手拿着与后面墙面相呼应的木板掩盖了脸；似乎平常的夜晚场景却爬满情绪蔓延的电线；布满电线相连具有暴力与隐喻意味的信息载体——悬空子弹；一棵被视频监控的有浓密树叶且其树干被电线置换的树放置在一个蓝色卷轴门前。我们无从得知谁主控了这一切——或在卷轴门后，或者就是画前的你），这时作品中主体身份的无序状态为了强调反思与质疑。系列作品还包括《意识观



语言对话的困扰 布面油画、丙烯 谢莉斯

念的一次解剖手术》、《语言对话的困扰之六》、《与白南准的对话》。

研究生毕业创作两张，《意识观念的一次解剖手术No.2》把我作为研究对象，人作为“主体”是被语言、文化、社会、权力等共同建构和塑造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是意识形态背景下的一件独一无二的作品，而我作为具有99%基因相似度的双生子身份，其被动个体形成与主动个体分化的形成原因是社会环境及认知差异所致。使用屏幕的碎片化并置，悬空的屏幕，错乱多元的视角的理性呈现，后面的幕布伸出的持枪的手表明攻击与逃避的双重态度，质疑幕后的操控者也有主动寻求答案的积极态度。《语言对话的困扰No.2》在异常理性冷漠的场景空间中充当着探寻答案的角色，雪花点的屏幕占据着城市建筑的主要位置，诉说的意识形态裹着五彩缤纷的包装不知不觉地占据着大众的心灵，大众不再追究事情真相，人们只需要看图说话的简单沟通方式，信息时代使人们直观的简单接受图像化的信息，沉醉于电视所带来的通俗娱乐之中，崇拜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从而逐渐忘记了理性思考的能力。此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技术媒体化了。媒体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模式，将听众降为更消极的观看者，而真正的交流和精微直接的社会现实从合理化社会的功能要求中被排除。作品一直在提出问题，也不断在解决问题，并希望更多人能意识到这些问题。